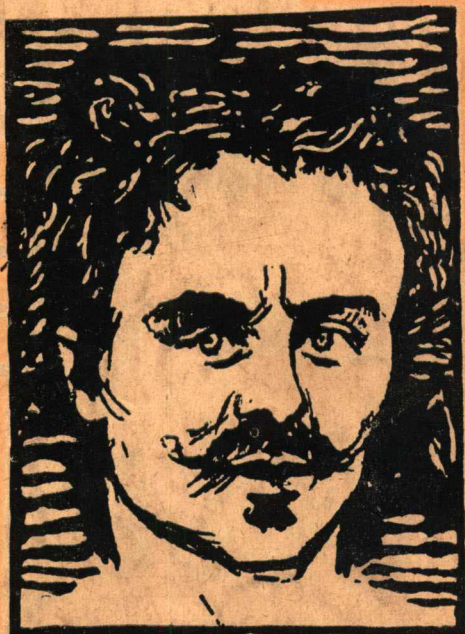


著名劇戲界世

親 父

著 堡 林 特 史
譯 美 逢 黃



行印局書明啟

小引

近代瑞典文學中最具特色的作家，要算是史脫林堡。他的原名叫做 John August Strindberg，一八四九年一月廿二日生於瑞京斯篤荷姆（Stockholm）地方。家庭貧困，父親是做小賣買過日子的，所以幼年環境非常惡劣。但他生有剛毅的個性，而求學的意志尤其堅強，經他多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十九歲那一年升入了奧普塞拉（Upsala）大學。不過，他因為自己有着卓越的天才，性情就非常孤傲，往往瞧不起那些庸俗的大學教授，以至與學校當局發生嚴重的齟齬，終於未卒業而退學。後來經朋友的介紹，得供職於瑞京皇家圖書館，同時並從事教讀，參加演劇及編輯工作等，從此他就踏進混雜的社會開始致力於文學事業。

他的著作，多半根據他自己的人生經驗，尤其是個人的悲苦的遭際，來寫出這社會的矛盾和缺憾，與夫人世間的冷酷、野蠻和不合理。他的作品，富於強烈的情感，往往能激動讀者熱切的共鳴，可是缺乏客觀的理智的分析，以致在揭發社會問題的隱秘中，不能令人把握住正確的思想上的根據。

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父親算是優秀的代表作之一，凡是敘述十九世紀歐洲文學思潮的人，沒有誰會不提起這部名劇的。這劇本的主旨是描寫女子對丈夫的冷酷與虐待，使男子受着極大的刺激，以致發狂而死。他在這裏面用盡了許多惡毒的言詞來表示他對於婦女的厭惡與蔑視。自然，他的偏見與不正確的觀點，在現代的婦女問題專家看來，是不值得批評的。不過男女間的不平等與兩性關係的矛盾，直到目前何嘗獲得了正確的解決呢？況且斯脫林堡以三次離婚的痛苦經驗，當然要寫出這樣牢騷的文字來了。這是我們應該諒解他的。

其次，我們選譯這部名劇，一方面是爲的要介紹斯脫林堡這樣一個古怪的大作家，另一方面却也要使讀者研究文學家對於同樣問題所作的絕對相反的解答：這便是我們爲什麼選了娜拉，又選父親的原因。要是一個婦女讀者讀了父親，覺得忿忿不平的話，我勸她最好還找娜拉去讀一讀。

最後，講到斯脫林堡的晚年，那是一幅很淒涼的圖畫。他於一八九五年僑居巴黎，專心研究科學，日夜孜孜，卒至患神經病，寄身於寂寞的病院中，度着他的無聊的病態生活，直至一九一二年，遂與世長逝。

第一幕

（隊長府邸裏的客廳，門開在正面後方的右邊。廳的中央，放了一張擺着報紙雜誌的桌子。廳的右邊，有皮沙發椅一把，小桌子一張。廳的右角，是一扇紙糊的門。左邊爲一陳列櫃，櫃上有一時辰鐘，靠這左牆，還有一門和其他的房間相通。四壁掛了許多獵槍和獵囊；門的附近，有一個掛着軍服的衣架。大桌上放了一盞燃着的燈。）

第一場

（隊長和牧師，大家坐在皮沙發椅上。隊長穿着便服和帶刺的馬靴。牧師著的是黑衫和白領帶，但襯着普通的領圈。牧師正在吸煙。隊長按鈴。）

勤務兵 大人有什麼吩咐？

隊長 那得在那裏？

勤務兵 那得在廚房裏等候大人的命令。

隊長 他又在廚房裏叫他馬上來！

勤務兵 知道了。（退出。）

牧師 又是什麼事情？

隊長 呵，那個流氓，又掉他的老槍花，跟那個女子在鬼混了。真是討厭的東西，可惡的混蛋。

牧師 那得什麼？他在去年，不是幹過那樣的事情嗎？

隊長 是，你的記憶力很好！那末請你用友誼的話對他說——叫他做個好人吧！也許有些成效。

我曾怒罵過他，鞭打過他，結果都沒有效。

牧師 那末，你要我給他說教罷。可是你想用神的說話去感化一個浪人，會有什麼影響呀？

隊長 是的，兄弟！那對我也是沒有什麼用，正如你所知道的。但……

牧師 當然，我知道。

隊長 可是他，——好，無論如何，請你試試吧！

第二場（人物和前場同，多了個那得。）

隊長 那得！這次又做了什麼？

那得 在牧師面前，有點不好說啊！

牧師 不要緊，隨便說吧，我的少年！

隊長 坦白地說罷，否則於你不利了。

那得 好，我就直說：一天我們到加波利厄爾家裏跳舞去；後來，後來羅多威便說……

隊長 此事與羅多威何干？照實說來！

那得 是的，後來占馬說我們一同到柴房去。又說……

隊長 你說占馬誘惑你嗎？

那得 對的，我們可以說，只要她當時反對，那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隊長 麻煩得很，究竟你是不是那孩子的父親？

那得 我怎能知道。

隊長 什麼！你的意思是什麼？你不能知道？

那 得 不，你要明白；一個人永遠都不能說那話的。

隊長 當時是不是你一人？

那 得 雖是我一人，但這也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人！

隊長 你不是要加罪於羅多威，是不是？

那 得 什麼人的罪，那是不容易知道的。

隊長 我都明白了。不過你不是答應占馬，要和她結婚嗎？

那 得 是，但你要了解，一個人總得那麼說話……

隊長 （對牧師）這是可怕的。

牧 師 這是常有的事；喂，那得！像你這樣的男子，難道不曉得自己是不是那孩子的父親嗎？

那 得 我確曾和她發生過關係的。但，牧師，你也知道，我不能因此，就獨自負起這個責任！

牧 師 看呀，少年人！現在我們是在談你的問題哩；想你未必會拋棄那個女子，和那個小孩罷。我

並不是強迫你和她結婚，但贍養那個小孩，是你責任內的事！

那得 這是好的，但羅多威也要負責。

隊長 讓裁判所判決罷，我不曉得怎樣辦，也懶得去管他。算了，走吧！

牧師 那得再等一刻吧！你想，這是多麼的不仁，既拋棄一個女子，同時又不贍養那個小孩；你以為這是可行的嗎？你沒有想想，這是不名譽的勾當嗎？呵——呵……

那得 對的。但你要明白，牧師！這件事情，非特我不能清楚知道，即任何人也是不能知道的。假如我承認是這孩子的父親，而整天奔跑勞碌，只為人家的孩子作牛馬奴隸，不是太笑話嗎？無疑的牧師和隊長，都該諒解啊！

隊長 滾出去！

那得 正是。（退出。）

隊長 不准再到廚房去，莽漢！

第三場 （隊長和牧師。）

隊長 你爲什麼不給我教訓他一頓？

牧師 呵！我沒有向他說及麼？

隊長 呵！那裏是，你只是喃喃自語罷！

牧師 不瞞你說，我實在不知怎樣說好。女子方面固然是可憐，而男子也是可憐的。試想想，他不是孩子的父親吧！女子可以到育兒院去，給她的孩子哺乳四個月，此後那孩子一生就可以由育兒院去照管了；但是他不能哺乳，女子還可以做保姆去，在較好的庭家中，求得一個位置；但是他若被聯隊辭去，一生便這樣完了。

隊長 老實告訴你，我實在不願意立在法官的地位，去處理這件事情，那個傢伙，決不會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清白。但也很難知道，從一般來說，那個女子，也不能說是無罪，這是事實。

牧師 也許是，我不願審判任何一人！——但我們剛才在談什麼呢，當這可咒詛的事沒有來打擾之前，不是在談巴大的『堅信禮』的事情嗎？

隊長 不是，不是堅信禮的事情，是關於怎樣去教育那孩子的事。我家那些女人，誰都想教育我

的女兒，我的岳母，要想使她成一唯心論者；羅拉要使她成一畫家；那個女教師，要想把她養成一個監理會的教徒；至於馬格烈，也要使她成一洗禮的信徒；那些女僕們，又想她成一救世軍。要想這樣三提四論的造就一副人材，自然不是良好的辦法。我是誘導這孩子本性的第一個有權利者，但在執行的時候，卻受多方的牽制，只有教她離開這裏罷！

牧師 替你作主張的女人實在太多了！

隊長 是。她們都說自己的好處，我好像跑進關滿老虎的一個牢籠裏，假如不先把那紅熱的鐵條，對正牠們的鼻，牠們定會在一刻間，把我撕成粉碎呀！呵！這是真的，殘忍的老人，不要笑吧！我和我的妹子結了婚，你還不足，還要拿你的老繼母，與我爲難。

牧師 是啊。不能讓繼母一同住在家裏了。

隊長 也許是，你既不能容許她在家裏，你可以讓她住在別人的家裏，做人家的岳母。

牧師 啊！我們總要忍受困難。

隊長 是的，但我卻有些負擔不起了。我還有年老的乳姆，把我像小孩一般的看待；她雖是一個

很好的老人，但她不能住在這裏！

牧師 兄弟，好好地約束你家裏的女人罷！你太放任她們，干預家事了。

隊長 好兄弟，請告訴我，怎樣去約束女人啊？

牧師 可以的，老實告訴你，羅拉——她雖是我唯一的妹子；可是她自小的情性，使很剛愎了。

隊長 這當然是羅拉的弱點；也是她最壞的思想。

牧師 請你不客氣的告訴我罷。她的事情，我也很清楚了。

隊長 她受的是空想的教育，她不易受人擺佈，但她總是我的妻子……

牧師 爲了她是你的妻子，你當然承認她是女人中最好的一個。兄弟，我告訴你，事實恰巧相反，

原來她是毀壞你最得力的人啊！

隊長 無論如何，整個家庭，已經弄得七糟八糕了。羅拉不肯叫巴大離開這裏，但我卻不願意讓

巴大再停留在這瘋人院一般的家庭了。

牧師 呵！羅拉不肯放她走麼？那恐怕有些麻煩了。記得她在小孩的時候，常常拚命的要達到自

己底目的。她所想的，一旦達到了，卻又把它退回，說她所要的，並不是這門東西。她只要實現自己的意志，但一旦實現了，又滿不在乎啊！

隊長 她的脾氣從小就養成這樣了；有時爲了一些事，煩悶起來的時候，我就懷疑她在發病了。

牧師 但你要巴大究竟做怎樣的人呢？羅拉爲什麼這樣地不贊同？你能給她妥協嗎？

隊長 你不該想我要使她成一奇材，或是一個典型的。我不會做自己的女兒的娼主，更不會獨斷地主張她的婚禮，你也曉得，假如她不結婚，於她的處境，是有些困難的。但從別的方面說，我不願她去幹那男子所幹的事，那是要經長期的訓練的。若她決意要結婚，豈不是把這預備工作的時間，完全廢掉嗎？

牧師 那末，你的意思以爲怎樣？

隊長 我希望她能當教員去，假如她不結婚的話，便可自食其力，不會像別些教員，要靠自己的薪水，去贍養家庭，那麼的窮困。她若結婚的時候，還可以把自已的學識，去教養兒女，這些理由，你以爲對嗎？

牧師 可是這孩子繪畫的天分很高，你不去啓發牠，豈不是抑制她的天性嗎？

隊長 不會的，我老早吩咐她，把作品請教名畫家去了。據有些人說，像這樣的作品，只要在學校裏學習，什麼人都會了。只是有一項，約在去年夏季的時候，來了一個一知和半解的少年，他說自己已有異樣的才幹，又說這孩子有藝術的天才，於是像羅拉所主張的，便決定了。

牧師 他是否愛上這孩子？

隊長 我相信那是當然的。

牧師 老友，這沒有什麼辦法了！不成，不成，大約是羅拉幫助她了……在這裏面。

隊長 那是當然的，全家快要決裂起來了。不過這只是我和你所說的。他們什麼事都敢胡鬧出來啊！

牧師 （起立）你以爲我不知道這件事情麼？

隊長 你也知道麼？

牧師 爲什麼不知道？

隊長 但最壞的，我覺得就是她們爲了恨我的念頭，就把巴大的前途，隨便決定了。他們罵我說：男子做的事，女子也能做。這樣能做，那樣能做，一定要做給男子看看，讓男女整天整晚地爭起來。你一定要走麼？請在這裏用晚餐吧！我們沒有好的東西給你招待，只有請你稍坐！今天晚上，那個新醫生會到這裏來，你有沒和他見過面？

牧師 曾在匆忙中見過一面，人是很誠實可靠。

隊長 那就好啦！你以爲他能給我一些幫忙嗎？

牧師 誰知道！那就要看他和女人同居，有多少時間罷。

隊長 呵！你不能再坐嗎？

牧師 不能了，謝謝；我曾應許了我的老婆，回去用晚餐的，若遲些回去，她會擔憂哩！

隊長 擔憂？可說是憤怒吧！那就隨你便，讓我替你穿衣。

牧師 這是一個極度的寒夜，謝謝！願你保重，愛迪俠，看來你有些神經過敏呢！

隊長 我神經過敏嗎？

牧師是，看來你是有些毛病。

隊長這種觀感，是不是羅拉給你的？最近這二十年來，她總是把我當病人一般的看待！

牧師羅拉呵！——但你使我太憂心了。請你保重，那是我的忠告。老友，再會！可是，再想談那堅信禮的事情嗎？

隊長關於那些，我得告訴你，任從政府依良心辦理好了。我不是一個真理的證人，更不是一個殉教的義士，我是不管這些事情的。再會！請爲代候尊夫人安好。

牧師兄弟，再會；請爲代候羅拉！

第四場（隊長；隨後羅拉進來。）

隊長（把辦公室門打開，坐在書案前記賬。）三十四——九，四十三——七，八，五十六。

羅拉（由別的房间進來。）請你……

隊長一會兒吧！——六十六，七十一，八十四，八十九，九十二，一百；什麼事情？

羅拉我進來可妨礙你的工作嗎？

隊長 絕對不會，你必是來要家庭的用費吧，對嗎？

羅拉 對的，我是來取家庭的贍養費。

隊長 把賬簿放着，我要全部看一看！

羅拉 賬簿？

隊長 是。

羅拉 我們必定要記賬麼？

隊長 當然的，我們必定要記賬！爲了我們的經濟事業，已呈動搖狀態，一旦不幸，我們宣告破產，賬簿就要拿出來。就是不致破產，我們不記賬，人家也會把我們當做不負責的債戶看待，而懲罰我們！

羅拉 倘若我們的產業衰落，那也不是我的過失！

隊長 這就要賬簿證明。

羅拉 假使我們的房客不繳租，也不是我的過失。

隊長 誰這麼熱心推薦這一個住客來的呢？當然是你！你爲甚偏要推薦這一個——所謂糊塗蟲來呢？

羅拉 爲什麼你又容納這樣一個糊塗蟲呢？

隊長 爲什麼？爲了你未把他安置在這裏以前，我連吃飯，睡覺，做事都不安心。你要想安置他，無非爲了你的哥哥要驅逐他；你的母親要想安置他，也正爲了我不喜歡他；那個女教師也爲了他是一個監理會的教徒，要爲他設想；同時那個年老的馬格烈，也爲了她在小孩的時候，已和他的祖母認識，所以馬格烈也很想安置他。我容納他的理由，大概你也很明瞭吧？倘若我不是這樣幹，這時我會關在瘋人院裏，或者躺在一家墓窖裏了。但無論如何，這裏有你的私用和家用；至於賬簿，遲日交來吧。

羅拉 感激得很，但你自己，有沒有把私人的用費記起賬來？

隊長 那是與你無干的。

羅拉 不錯，我想這正如我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我無關一樣。你們剛才會談的結果，可有什麼